

死于威尼斯

[德] 托马斯·曼 著

黄燎宇 李伯杰 译



朝内166人文文库
· 外国中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「朝内」人文文库 · 外国中短篇小说

死于威尼斯

[德] 托马斯·曼 著

黄燎宇 李伯杰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于威尼斯/(德)曼(Mann,T.)著;黄燎宇,李伯杰译,一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外国中短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101-0

I. ①死… II. ①曼…②黄…③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9097号

责任编辑 欧阳韬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校对 韩志慧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10千字
开 本 720×1020毫米 1/32
印 张 7.125 插页2
印 数 1-8000
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101-0
定 价 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托马斯·曼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前 言

把《死于威尼斯》和《受骗的女人》单独结集出版，我们的读者也许有些意外。这两篇小说有什么关系？它们是托马斯·曼的中篇双子座？我们相信，通过平行或者对照阅读之后，高明的读者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想对读者说几句。

表面看来，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中篇。发表于1913年的《死于威尼斯》，早就成为经典中的经典。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读者和前仆后继的研究者，而且被意大利导演卢奇诺·维斯孔蒂搬上银幕，被英国作曲家本杰明·布里顿改编成为歌剧。它由此成为一部跨媒介的文学名著。即便在我国，对德语文学略知一二的读书人，也多半听说乃至读过这篇小说。发表于1953年的《受骗的女人》，则是一篇一经问世便引起争论的小说。它至今未能跻身正典。在我国，诞生将近二十年的译作

仿佛依然摆放在被读者遗忘的角落。即便是学德语文学的也没有几个知道其存在。这种局面应该得到扭转，因为这是两部同根而生并且相映成趣的作品。它们都来自托马斯·曼最深刻、最隐秘、最复杂的人生体验即同性恋体验，它们在思想上彼此呼应，在艺术上各有千秋。对此，我们简要说明如下几点：

首先，《死于威尼斯》和《受骗的女人》都是标准的德式中篇小说即 *Novelle*。我们把 *Novelle* 译为德式中篇，当然是为了强调其德国特色。德国人对小说进行分类的时候，既看篇幅，也看内容。他们的中篇小说概念或多或少受制于歌德的金玉良言：中篇小说必须讲述一个“闻所未闻的事件（*eine sich ereignete unerhörte Begebenheit*）”，就是说，德式中篇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做到新奇、新鲜，其故事的戏剧性也不可避免——难怪施笃姆把德式中篇称为“戏剧的姊妹”（*Schwester des Drama*）。我们相信，阅读德式中篇小说将有助于许多中文读者打破有关德国小说“不好看”的偏见。至于这两篇小说是否经得起歌德或者施笃姆的定义的检验，读者自有高见。

其次，这两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点——威尼斯和杜塞尔多夫——都是一度让托马斯·曼魂牵梦绕的情感驿站，这两篇小说也成为其他珍贵情感的文学纪念碑。

《死于威尼斯》源于托马斯·曼和家人1911年夏天在威尼斯的度假经历。他在那里迷上一个波兰美少年。他夫人回忆说,他非常喜欢这个男孩,“常常观察男孩如何跟小伙伴们在海边玩耍,但是他没有撵到威尼斯城里对其进行跟踪。”这番话也为《死于威尼斯》中的“诗”与“真”划出了大致界限。至于杜塞尔多夫,这里生活着一个名叫克劳斯·霍伊泽的美少年。他是托马斯·曼1927年夏天在位于北海的叙尔特岛度假时认识的。与无声无息、无果而终的威尼斯“艳遇”所不同的是,托马斯·曼先是在叙尔特岛结识了美少年及其家人,后来又跟美少年单独见过面,最后他把美少年称为他“最幸福的激情”。因此,《受骗的女人》也可以命名为《死于杜塞尔多夫》。

第三,这两篇小说均属带有曼氏艺术特色的禁果文学。所谓禁果,就是被禁止的爱,就是同性恋。托马斯·曼把禁果带入了叙事空间,他在这里一面回味和释放其同性恋情感,一面又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。换言之,他在画饼充饥的同时,又象征性地对自己的违禁情感做了死刑宣判。但无论画饼充饥还是死刑宣判,他都必须小心呵护自己的头号机密,必须模糊或者切断自身关联。在《死于威尼斯》里面,他走到了危险的边缘,因为这里直

接描写了同性恋。为此，他巧妙地借助柏拉图式的哲学语言，把阿申巴赫的变童情结演绎为“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”的貌似艺术家困境。他并非头一回释放混淆视听的思想烟幕弹。当他在《托尼奥·克吕格尔》(1903)里面描写同名主人公如何对金发碧眼、头脑简单的汉斯·汉森单相思的时候，他用艺术生活矛盾论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，把主人公的烦恼归咎于“高处不胜寒”。但是随着年龄增大，他越来越喜欢非常保险的“变脸”艺术，喜欢借助中年妇人追求英俊小生的故事将同性恋包装为异性恋，于是，他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双人像：肖夏与汉斯·卡斯托普(《魔山》)，穆特与约瑟(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》)，英内丝·洛德和吕迪格尔·施威特菲格尔(《浮士德博士》)，克鲁尔与乌弗莱夫人及库库克-达·克鲁兹夫人(《骗子克鲁尔自白》)，罗莎莉·封·蒂姆勒与肯·基敦(《受骗的女人》)。不懂德语的读者，如果侧耳倾听，也能听出汉斯·汉森(Hans Hansen)与肯·基敦(Ken Keaton)有着相近的韵脚，读者也可以将其解读为曼氏禁果文学中的接头暗号。

托马斯·曼的同性恋情持续了一生。他的爱恋对象来路甚广。这里面有中学同学如阿尔明·马尔滕斯和维利拉姆·廷佩，有画家朋友保罗·埃仑堡，有塔齐奥和克

劳斯·霍伊泽这类“海滨艳遇”，有饭店服务生如弗兰茨·韦斯特迈尔，还有一些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诸多宽肩窄臀的修长型英俊小生。另一方面，托马斯·曼是有妇之夫和六个孩子的父亲，是知名作家也是体面人士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生活在同性恋尚未获得解放的时代：同性恋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定为刑事犯罪，德意志第三帝国把同性恋跟吉卜赛人、共产党人、犹太人一道送进了集中营，联邦德国则把禁止同性恋实践的第175条维持到1969年。因此，托马斯·曼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激情，不得不将激情升华，使之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。无论内心如何波涛汹涌，他必须保持风平浪静的外表。

托马斯·曼是地下同性恋，精神同性恋，初级同性恋。他的恋情相应地“浅尝辄止”——克劳斯·霍伊泽之吻构成了他的巅峰体验（托马斯·曼日记中自述）。通过这种“未实现的爱”，托马斯·曼自然体会到人生的缺憾、人生的悲哀。他有过哀叹，也有控诉。我们可以对他略表理解和同情。但是，作为文学爱好者，我们却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恻隐之心。谁都知道，没有压抑就没有文学，个人之不幸偶尔会成为文学之大幸。

黄燎宇

2012年4月3日

目 次

死于威尼斯	1
受骗的女人	111

死于威尼斯

[德]托马斯·曼 著

黄燎宇 译

第一章

一九××年春,我们的大陆笼罩着不祥的气氛。一天下午,古斯塔夫·阿申巴赫或者说——他五十大寿的时候被封为贵族——封·阿申巴赫,离开他位于慕尼黑摄政王大街的寓所,外出散步。上午几个钟头的创作繁重而紧张,要求他作慎重、周密和透彻细致的思考,这导致他过度兴奋,午饭之后他也无法阻止装在脑子里的创作机器继续运转。西塞罗把这种现象称为“连续不断的内心活动”^①,还说它是雄辞美文的源泉。阿申巴赫欲睡不能,虽然随着精力的日趋衰退,白天补上一觉很有必要。喝完午茶他就赶紧出门,希望空气和运动能够让他重新振作,给他带来一个硕果累累的夜晚。

时值五月初,经过连续几周的湿冷天气,出现了

^① 原文为拉丁语:motus animi continuus。

反常的盛夏高温。英式花园虽然还是新吐嫩绿，但已闷热如八月间，城郊地带尽是车辆和行人。他顺越走越幽静的道路来到奥迈斯特啤酒园。啤酒园周边停着几辆出租马车和豪华私人马车。他驻足欣赏这里浓郁的民俗风情，夕阳西斜时，他从公园外面的草地往回走。走到城北公墓，他觉得累，福林一带又有雷雨迹象，他只好停下来等有轨电车，好从那里径直坐回家。

偶然间，他发现车站和四周空寂无人。无论是在石子路面的翁格勒大街——这条通向施瓦宾的大街铺着两条静幽幽、亮晃晃的电车轨道，还是在福林公路，都不见一个车影儿。石匠铺子的篱笆后头，也是死气沉沉。那里陈列着许多待售的十字架、神位牌、墓碑，无意中又形成了一个坟场。对面是拜占庭式的公墓教堂，悄无声息地沉浸在夕阳余晖之中，建筑物的正面饰有希腊式十字架和浅色的宗教图案，还对称地镂刻着镀金字体，都是精选的宗教语录，以彼岸生活为主题，诸如“汝曹步入天府”或是“愿永恒之光普照亡灵”一类。阿申巴赫一边等车，一边解读这些词句，体会这金光闪闪的神秘意境，好几分钟都沉湎于这项严肃的消遣之中。这时他突然回过神来，发现在那两只典出《启示录》、守护阶梯的动物背